

- [7] 吴宁. 以《江苏中医药》杂志为例谈多维度打造特色科技期刊[J]. 科技传播, 2022, 14(20): 40
- [8] 胡春雨, 张怡, 马莉, 等. 创一流期刊背景下论中医药期刊的专栏建设: 以《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开设名老中医经验专栏为例[J]. 编辑学报, 2022, 34(4): 452
- [9]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21)[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1
- [10] 杨驰, 李禾. 科技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盈利模式研究[J]. 编辑学报, 2019, 31(2): 204
- [11] 李禾. 新媒体时代《中国中药杂志》的“双转型”战略[J]. 传媒, 2016(6): 41
- [12] 马超一, 李禾. 中国科协精品期刊项目助力《中国中药杂志》实现“双转型”[J]. 科技与出版, 2016(6): 4
- [13] 吕冬梅, 李禾. 从传统纸媒到新媒体的另辟蹊径: 《中国中药杂志》的“双转型”战略[J]. 科技与出版, 2016(6): 8
- [14] 徐晖, 张新宇, 韩焱晶, 等. 针灸学科技期刊微信公众号发展策略分析[J]. 科技与出版, 2022(2): 102
- [15] 高永辉, 徐晖, 刘婉宁, 等. 中医药科技期刊从青年学者中挖掘优质稿源策略探讨[J]. 科技传播, 2022, 14(8): 16
- [16] 郭盛楠, 韩焱晶, 刘婉宁, 等. 充分发挥科技期刊编辑在研究生培养中的指导作用[J]. 科技与出版, 2020(6): 100
- [17] 丁广治, 马超一, 陈玲, 等. 科技期刊编委会绩效考核机制与专家梯度建设的探索[J]. 科技与出版, 2019(8): 101
- [18] 吴宁. 科技期刊刊庆纪念特刊的编撰与设计[J]. 编辑学报, 2017, 29(3): 239
- [19] 王静心. 我国高水平科技期刊封面设计的特点与思考[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20, 31(3): 263
- [20] 崔之进. 顶级科技期刊封面的中国元素研究[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17, 28(2): 99
- [21] 匡宇, 刘德文, 郭璟, 等. 关于中医药科技期刊分级目录制定工作的实践与探索[J]. 编辑学报, 2019, 31(6): 634
- [22] 张海生. 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建设模式与中国抉择[J]. 编辑学报, 2021, 33(5): 487

(2023-02-23收稿;2023-05-17修回)

## 我对科技期刊发展的担忧

赵大良

2023年7月19日,我在网上看到“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选育高水平办刊人才子项目——青年人才支持项目入选项目的公告。当我简单浏览了一下“入选项目”列表,心里莫名其妙地生发出一丝担忧。“入选项目”分为研究、实践和研修3类:研究类是开放科学下的版权,实践类是数字传播与学术运营融合出版。具体来讲涉及这样几个主题:开放科学、版权、数字传播、学术运营和融合出版。《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是我国扶持科技期刊发展的一个重要项目,在我国科技期刊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但“入选项目”却让我有如下3点担忧。

一是担忧科技期刊出版离学术内容越来越远。此时让我联想到期刊界存在的重传播轻内容的现象,为此我在年初为《编辑学报》拟定的参考选题中专门加入了一个选题:内容为王与渠道为王的辩证关系。我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有人静心思考一下。其实,这里边的关系很简单,科技学术期刊在学科门类上归为编辑出版,是由编辑活动和出版活动组成的。内容为王是针对编辑活动而言,渠道为王是针对出版活动。编辑活动要重视内容,出版活动要重视渠道,各守其本,更不可本末倒置。目前的“入选项目”至少是重出版轻编辑,似乎有引导编辑关注渠道的倾向,研究重点放到了数字化传播和运营上。

二是担忧科技期刊研究背离编辑出版越来越远。首先,“开放科学”是一项科学政策而不是出版政策,在开放科学背景下探索的“开放出版”,不是主流出版形式。其次,科技学术期刊出版与版权有关,但仅是与编辑出版活动相关的学科,并不是编辑出版活动的主体。再次,数字化和数字技术与学术期刊的关系是什么?我说是学术期刊编辑出版的工具、手段,也许有人不认同但绝对不是编辑出版活动主体,即使是研究媒体融合,那

也是学术期刊出版关心的传播规律和受众特点,而不宜上升到“颠覆”学术编辑活动的高度。学术研究成果的表达,永远是学术期刊的核心,是编辑活动的任务。有必要提升学术成果的传播效果,但学术并不适合追热点,而是需要经受时间的检验。我认为:学术期刊编辑出版不属于传播学范畴,而是属于情报学。将科技期刊研究导向数字传播、学术运营以及开放科学下的版权,必然远离科技期刊的编辑出版主体活动。

三是担忧学术期刊编辑概念被泛化、编辑人员被边缘化。学术期刊编辑出版需要经营,特别是中国的学术期刊出版与西方相比经营能力太弱,但这是出版的体制机制问题,是属于出版界和领导层考虑的问题。编辑、出版是2类不同的概念,编辑应该指从事编辑活动的人,而不是“出版人”。尽管出版人职称也是编辑、编审,但与从事编辑活动的编辑有本质区别,严格来讲,学术编辑与出版编辑是具有不同的属性。学术编辑的核心素养是学术,出版编辑的核心素养是运营。而“入选项目”中承担项目任务的人,似乎多数是期刊的编辑人员,也就是以内容编辑活动为主要任务的人。将编辑人员引导去研究出版人的问题,把学术编辑引导去搞出版经营,这不是对学术期刊的重视和加强,而是弱化了学术编辑的学术属性。说具体点:专业的活应该让专业的人做。数字化是一个专门的行业,有专门的实现路径,而期刊的编辑(应该说是出版编辑)重点研究的应该是传播规律,在了解数字技术的基础上向数字技术专业人员进行解释编辑出版流程,让数字技术人员用数字技术来提供解决方案,而不是编辑出版人员研究数字化的实现和方案。

关系导向,言简义深!希望能为青年编辑提供参考,也希望我担忧的学术期刊学术旁落不会成真。